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九〇六九**次会议

2022年6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霍查先生.....	(阿尔巴尼亚)
成员：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戴兵先生
	法国.....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奥庞-恩蒂里女士
	印度.....	拉古塔哈里先生
	爱尔兰.....	伯恩·内森女士
	肯尼亚.....	托罗伊蒂奇夫人
	墨西哥.....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
	挪威.....	黑梅尔巴克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沙哈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米尔斯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乌克兰的和平与安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3923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乌克兰和平与安全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立陶宛、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战略沟通与信息安全中心负责人柳波夫·齐布尔斯卡女士、“拼图”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高级研究员杰雷德·安德鲁·科恩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恩德里图女士发言。

恩德里图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费里特·霍查大使和安理会其他成员邀请我就煽动暴力导致暴行罪的议题向他们通报情况。

我作为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负责发挥催化作用，提高对灭绝种族的原因和动态的认识，在存在灭绝种族风险的地方通过预警提醒相关行为体，并倡导和动员适当的行动。此外，自2019年以来，我的办事处一直是联合国系统执行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协调中心的协调中心，它将这一优先事项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工作，包括在国家一级，也纳入联合国所有机构、基金和方案，作为推进所有相关的联合国议程的关键要素。这是在充分尊重国际人权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本周的6月18日，我们纪念了第一个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6月17日，我的办事处和设立该国际日的大会第75/309号决议的推动者摩洛哥王国常驻代表团还在托管理事会共同主办了一次会外活动，关注教育在解决仇恨言论的根源和推进包容、不歧视与和平方面的作用。昨天，即6月20日，大会主席召开了一次大会

高级别非正式会议，正式纪念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

我们都从历史中了解到，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以及仇恨和分裂的言论会产生仇恨和煽动暴力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在大屠杀之前、在1994年的卢旺达以及1995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看到过这种现象。

我的办事处还与技术公司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确保它们充分履行责任，处理其平台上的仇恨言论，使其政策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强它们将保护人命放在首位的承诺。

我的办事处制定了一些指导方针和政策，包括关于处理和打击与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仇恨言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还在过去几个月里制定了关于否认大屠杀和灭绝种族的仇恨言论以及性别仇恨言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

1948年12月9日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从大屠杀的阴影中诞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应依法加以禁止，此外，直接和公开煽动灭绝种族是国际法禁止的罪行。它们也是暴行罪分析框架内犯下暴行罪的风险和潜在诱发因素的指标——这是我办事处使用的分析方法。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明确规定，共谋实施灭绝种族、直接和公开煽动实施灭绝种族、意图实施灭绝种族和共同实施灭绝种族是应受惩罚的罪行。根据国际法，防止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是各国的法律义务。

自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联合国政府间机构举行了会议，并通过了几项决定。秘书长访问了该地区，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他仍然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政府在内的关键行为体保持全面接触，同时重申，除外交之外别无选择。

我在与各会员国的接触中，公开和私下主张需要加强预防和问责努力。

我在3月18日的一份声明中，确认了国际法院3月

16日的命令,该命令指明了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灭绝种族指控案采取的临时措施。我赞同法院声明,缔约国必须真诚履行其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的义务,并且只能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联合国的精神和目标行事。法院发表了意见,当务之急是确保法院指示的临时措施立即得到充分执行,以防止任何进一步的生命损失。

我还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和保护平民。我同联合国其他高级官员一样,对性暴力、特别是对妇女儿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口贩运风险增加表示关切。我感谢区域和国际社会在努力解决数百万流离失所人口的持续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还强调必须确保各方遵守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义务和原则。

在今年这一冲突开始之前,我的办公室已与联合国驻乌克兰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为族群间对话工作提供支持。我鼓励优先考虑实行问责制和继续开展这种族群间工作。

4月14日,我再次对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持续的生命损失和苦难加剧表示强烈关切。我呼吁所有有影响力和能够为当地带来真正变化的人们加倍努力,帮助恢复和平。我还呼吁宗教领袖利用其影响力,支持旨在解决当前冲突的工作,而非进一步激化矛盾。我提醒他们,正如我提醒其他行为体一样,宣扬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行为就是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行为,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人权理事会根据其第49/1号决议,设立了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乌克兰人权监测团的重要工作起到了补充作用。除其他外,该委员会还负责调查所有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确定任何此类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事实、情况和根源;并收集、整理和分析此类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证据,包括其性别层面的证据,以备用于今后的任何法律诉讼。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记录平民伤亡和敌对行动的影响,监测行动自

由状况,受理和报告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此外,5月份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也宣布决定对乌克兰局势展开调查。

已经提出严重指控,包括可能犯下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的迹象。只有拥有管辖权的法院才能确定是否犯有灭绝种族罪。我的办公室不对当前或过去的具体事件进行刑事调查。由于没有司法权和准司法权,我的办公室无法确定当前或过去的具体情况在法律上是否符合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构成要件。作为防止灭绝种族罪问题特别顾问,我的主要职责是预防,而不是裁决。然而,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严重指控本身就表明有实施此类犯罪的风险。出于这一原因,我只能再次呼吁结束这场战争,以确保保护平民,并加快外交努力,以实现这两项目标。预防着眼于未来,但也回顾过去,针对战争的敌对情绪的爆发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保护每个人。

战争是人制造的问题,也是人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历史造就了结束战争的个人和集体。很多人相信联合国,并向往一个充满和平、正义和非暴力关系的世界。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有关各方阐明一个包容各方的愿景,并提出一个旨在结束战争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必须将和平本身视为一个不会对不公正现象无动于衷的进程。结束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需要采取持续的行动,包括缩小代沟,打击线上线下的分裂和仇恨言论,并解决对生计和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侵犯人权行为。

最后,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指出的,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这场冲突。有了各方的承诺,就可能实现外交解决。但是,随着每一次拖延,人们遭受的痛苦在继续加剧。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恩德里图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齐布尔斯卡女士发言。

齐布尔斯卡女士(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代表民间社会在本次重要会议上发言,

民间社会同我国政府尤其是我们勇敢的武装部队一样，现在正在保卫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野蛮侵略。

乌克兰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欧洲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俄罗斯想要通过杀戮和强奸手段来真正摧毁乌克兰，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是在通过消除我们的文化、语言和历史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消除塑造我们身份认同的几乎所有一切来摧毁乌克兰。几百年来，俄罗斯一直表现出帝国欲望。乌克兰的历史是一部为了生存和独立与俄罗斯征服我们的企图进行持续斗争的历史，更不用说它曾给我们带来的大饥荒了，在这场大饥荒中，苏联人故意剥夺乌克兰人的粮食，杀死了至少400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期间，苏联政权将苏维埃俄罗斯公民安置在刚刚饿死的乌克兰人家中。他们的家里还留存着生活气息，新的主人就搬了进来。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给我们的土地带来了饥荒，并用粮食危机要挟整个世界。

在乌克兰历史上，1920和1930年代被称为“被处决的文艺复兴”时期，乌克兰作家、艺术家和诗人在此期间遭到了酷刑和谋杀。根据莫斯科的说法，乌克兰语言和乌克兰艺术本不应该存在。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教师已禁止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和梅利托波尔的儿童说乌克兰语。乌克兰图书馆和博物馆正在遭受肆意破坏。

我不能不提及1960和1970年代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被大规模驱逐出境的情况，他们被强行送到苏联最偏远的角落，在那里，他们死于劳改营令人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同样，驱逐出境也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短短几个月里，100多万人已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驱逐到俄罗斯，其中30.7万人是儿童。我们乌克兰人不止一次看到所有这些可怕的罪行，看到我们、克里米亚鞑靼人、波罗的海人、波兰人、车臣人或其他人遭受的这些罪行。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惯用手法。

然而，当前的战争非同寻常，因为它残酷得毫无人性。它展示了中世纪战争的残酷，对妇产医院甚至是墓地进行轰炸；蓄意袭击避难所和撤离路线；强

奸妇女、男子和儿童；以及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所有这些，大家肯定都在媒体上看到过。俄罗斯军队表现出的野蛮行径，在二十一世纪是难以想象的。

全面入侵一开始，各地的乌克兰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然后，整个社会团结一致，努力把真相告诉所谓的普通俄罗斯人。我们向他们发送了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大量照片和视频。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在俄罗斯的熟人和亲戚，解释战争的恐怖，希望引起他们的同情。我们以为，当俄罗斯人看到所有这些暴行时，他们肯定会谴责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同情心。在伊久姆，一名一岁男孩被两名俄罗斯士兵轮奸后死亡，在伊尔平，一名16岁女孩在被强奸之前被俄罗斯人拔掉了指甲，并且头部遭到枪击，没有人同情他们。大多数俄罗斯人没有谴责这些战争罪行。他们已经开始表现出自豪和赞许。

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然而，除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除了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完全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外，我们还听到了被截获的俄罗斯士兵与家人之间的对话。在此仅引用几段。

从一个俄罗斯士兵与他妻子的通话中，我们截获这段话：

“你们在那里强奸乌克兰妇女，什么也别告诉我。”

从一个俄罗斯士兵与他母亲的通话中，我们截获这段话：

“你就该把他们都给杀了。他们都是纳粹。儿童也是。”

这些都是俄罗斯宣传机器长期洗脑的结果。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为数百万人编造了另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中，乌克兰人已经不再是人，必须被大规模地从肉体上消灭。

这些年来，俄罗斯的宣传一直在有系统地传播对乌克兰和西方的仇恨，有系统地贬低我们的人格。它

否认乌克兰及其语言和文化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士兵援引他们在俄罗斯媒体上看到的节目和文章，毫不掩饰地为自己对平民施暴的行为辩解。

有很多证据表明存在灭绝种族言论。我和同事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以证明妖魔化乌克兰人这一行为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在此我仅举数例。

在俄罗斯国有的俄新社4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亲克里姆林宫的记者Timofey Sergeytsev呼吁摧毁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并对乌克兰人民进行残酷的惩罚。他呼吁将拒不服从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统治的乌克兰人投入监狱，让他们做苦力，甚至将其处死。

4月5日，曾任俄罗斯总理和总统、现在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称乌克兰是一个凭空生造的国家，是第三帝国的复制品，不应该存在。更有甚者，他接着提议将俄罗斯从里斯本扩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知名宣传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节目中，一位嘉宾说：

“乌克兰无法修复。您无法修复此建构。它必须被摧毁，因为它反俄，是一个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实体。”

俄罗斯媒体另一位知名人物、今日俄罗斯电视频道负责人安东·克拉索夫斯基说：

“这个国家不应该存在。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让它不复存在。我们将烧毁你们的《宪法》。”

最后，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德米特里·罗戈津最近也在他的Telegram频道上发帖说：

“如果我们像我们的祖父一样，不杀他们——乌克兰人，我们就得死，但我们的孙辈将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做个了断。”

殖民主义已成为俄罗斯人民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容不下民主、人权和自由。全世界都没有注意到，一些非常危险的进程已开始俄罗斯展开。这个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已开始宣扬极端沙

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信仰。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知道它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多年来，我们反复强调“永不重演”，然而这种恐怖情形又重新出现在欧洲的心脏地带。俄罗斯不再是专制国家。这是个极权国家，其政权为本国公民的穷凶极恶大开绿灯。它允许他们杀人、使用酷刑和强奸。这一许可是通过媒体、电视和智能手机给予的。然后，普通的俄罗斯人被送到乌克兰作战，被变成杀人犯和强奸犯，而国内却有数百万俄罗斯人被允许为他们的行为欢呼、鼓掌。

克里姆林宫多年来一直在声称，乌克兰人是纳粹分子，俄罗斯保护讲俄语的人——要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证明，克里姆林宫并不在乎说俄语的人。在杀害他们时，它就像杀害其他人一样心狠手辣。马里乌波尔的万人坑里埋着数千说俄语的人。他们因为俄罗斯而失去的唯一一样东西是生命。

俄罗斯官员喜欢说，所有这些罪行都是编排的，没有证据。我得让他们失望。已经并将继续收集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战争罪行证据。俄罗斯不遵守任何战争规则。全世界都看到了。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不仅是乌克兰人，也是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威胁。毕竟，近年来，俄罗斯国家媒体机器也塑造了西方国家的敌人形象。俄罗斯国家媒体谈论道德价值观受到损害，谈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俄罗斯的侵略意图，并向俄罗斯公民强加这样一种观点，即俄罗斯拥有为西方带来秩序的历史权利。

这场战争已导致许多人受害。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准确地算出受害人数。但是，如果我们不阻止俄罗斯，不尽一切可能让俄罗斯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会有更多——多得多——的人受害。如果不能像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开启这种让他们重新接纳人文价值观的进程，俄罗斯还会故伎重演。

俄罗斯在讲述其历史时从未反思过自己的罪行。它没有反思上世纪初的血腥革命。它没有反思斯大林主义、对记者、活动人士和政治家的清洗、驱逐、谋杀和迫害、入侵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击落马来

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正因如此，俄罗斯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犯下这些罪行。

我们认为，现在很有必要研究这些年来俄罗斯所作的宣传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大规模暴行之间的联系。然而，我们不仅必须研究，而且必须追究那些一直在煽动仇恨和散布灭绝种族言论者的责任。

是有系统的宣传——其背后有特定的人在操纵——导致了此种灭绝种族行径。这不是一个无脸的虚构形象。我们知道那些向一个大国灌输仇恨，以换取俄罗斯国家预算慷慨补偿的人的名字。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国遍地洒满血与泪。我们不应让这些人与俄罗斯领导层的其他人一起逃脱责任，整个领导层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当罪犯声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时，我们要避免陷入恶魔陈词滥调的陷阱。未受惩罚的恶魔又回来了。我们应最终让它受到惩罚，保护乌克兰和全世界数百万的自由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Tsybulska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科恩先生发言。

科恩先生（以英语发言）：能获邀于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确实令人深感荣幸。首先，我要感谢阿尔巴尼亚政府，特别是拉马总理和扎奇卡外长的邀请。在阿富汗、乌克兰及许多其他问题上，阿尔巴尼亚都主动采取行动，把担当道义责任的真正含义具体化。

在本会议厅建成和安全理事会成立之时，当时没有人能够设想或想象未来世界人口的近65%会连接到现代互联网这样复杂的网络上。但是，鉴于当时的技术状况，当时的讨论中缺少了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网络攻击、恶意软件、病毒、恶搞、在线骚扰、人肉搜索、域名系统中毒、黑客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发现自己今天仍在努力理解的术语。但是，尽管这些是安全理事会历史上相对较新的概念，但其背后的动机和可能的后果就像战争和冲突的历史一样为人所熟知。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带来的互联性以我们从未认为可以理解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它也使

到无与伦比的关注。例如，如果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战争，上传到YouTube、TikTok和其他平台的视频时长，比整个战争本身的总分钟数还要多。

但是，与大好前景相伴而来的是新的脆弱性。正因如此，我于2010年在谷歌创立了Jigsaw——因为我希望技术能够解决未来可能会破坏正在创建的互联网的稳定的挑战。这些挑战今天已然出现，正影响着世界人口中的最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多地陷入国家间网络冲突的“交火”之中。

与陆地、天空和海洋一样，互联网已成为战争中需要控制的一个关键领域。对于交战国来说，它们的首次打击越来越多地是网络攻击。回顾2014年的顿巴斯，在任何坦克越过边界、任何实弹发射之前，乌克兰东部的警察就系统性地成为目标，对方通过“电报”程序上的频道鼓励他们叛逃，结果就是在第一枪打响时削弱支援和法治。

一些说法被放大，以淡化人们感知到的威胁，甚至颠覆民主制度。在全球各地，作战人员可以进入并攻击影响我们各群体生计的关键基础设施。这将数字和信息战带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前沿。

2016年，我在《时代》杂志上写道，所有战争都将以网络战开始。它们会无声、无形、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展开。我相信如今的情况更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我们所见的攻击类型已变得多样而普遍。这在乌克兰最为明显。

我要明确一件事：对于所有担心网络脆弱性的国家来说，它们今后在本国看到的情况，最初肯定都是以更恶劣的形式发生在乌克兰的。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一直过于频繁地成为最先进的网络攻击的目标。它实际上是我们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水晶球。

人们越来越难以全面理解正在发生的状况，这证明了乌克兰在有效抵挡和反击这些攻击。举个例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络攻击恶劣至极，以至于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公民组成的犯罪勒索软件组织的乌克兰成员在接到部署勒索软件的命令时，选择了捍卫乌克兰

兰，并泄露了与勒索软件相关的日志。

我要尝试重点介绍在乌克兰所见的五个主要攻击形式。我有一个原则：我在阐述和说明相关问题后，肯定会举出例子，指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个形式是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这就是我们通常想到的对各种系统和基础设施的传统黑客攻击。这些攻击针对的是工业能力、政府机构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试图利用长期酝酿的零日攻击来打垮这些机构。“零日”一词指的是，修补系统漏洞的时间为零，因为漏洞在攻击之时才被发现。这些攻击大多在战争初期会被减缓。但是，即使到现在，针对乌克兰机构、个人和组织的攻击仍在加速。

我们首先来谈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这种攻击用世界各地不同的受感染计算机的流量来淹没某个网站，通过将该网站挤出互联网，达到审查目的。这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普遍的攻击形式之一。上个月，Cloudflare抵御了有史以来最大的HTTPS攻击。这些攻击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也越来越狡诈，针对社会上更多的人。例如，60%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针对教育机构——这些网站的主要受益者是青年——以及对电信至关重要的实体。攻击者还在开发所谓的“微泛洪攻击”，这是一种低吞吐量攻击，更难探测，且数量稳步增长，目前比今年年初增加了123%。

在乌克兰，俄罗斯部署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该国整体互联网连接中断了15%至20%，有几次，这些攻击变得极其凶猛，乃至互联网连接几乎降为零。它们阻止人们使用基本服务、金融机构、政府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服务。这些袭击不仅针对乌克兰的机构。仅在5月份，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机构就报告了多起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包括针对伦敦港务局、意大利地方法官最高委员会、海关机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遗产部、爱沙尼亚外交部以及德国国防部、联邦议院和联邦警察局的攻击。

第二个攻击形式集中在通过恶意和欺骗实施的

有组织骚扰。这些袭击的目标是知名人士和某些阶层的所有人。由深伪技术制造的可卡因成瘾图像被用来散播和助长针对泽连斯基总统的骚扰运动。这场侵略旨在破坏泽连斯基总统的心态稳定，同时说服公众支持俄罗斯。另一项广泛的行动是，有大量活动意欲在整个欧洲制造对乌克兰难民的怨恨，其明确目标就是在投票箱中制造变数和混乱。关于难民相关犯罪活动和难民受到高于本国公民的优待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

这一战略超出了乌克兰的边界。它着眼于基层运动，以驱散公众和政坛对乌克兰护国行动的支持。例如，在波兰，绝大多数难民是妇女，他们被安置在波兰公民的家中，该国有一场针对家庭妇女的假消息运动，利用一些人可能存在的恐惧，鼓励她们保护丈夫，提防这些难民。

我们还看到了更广泛的针对对话的攻击，这构成了第三种攻击形式。信息战已经进入全球普通人的家庭。活动家和政治领导人现在有了直接沟通渠道，可以围绕着一项事业组织起来。这增强了一些人的声音，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审查制度就是黑暗的现实，极其普遍。独裁政权发展出周密的策略来误导数字对话，如果成功，它们就会完全控制叙事。其中一个较为复杂的例子涉及制造虚假的事实核查人员，这些人试图通过对乌克兰从未提出的主张进行“事实核查”来制造混乱。通过驳斥凭空捏造的虚假说法，这一行动旨在将乌克兰人定性为说谎者，拉拢公众和政坛对俄罗斯的支持。这种攻击经由真人网络喷子和高级聊天机器人这一组合放大，挑战了许多平台快速、准确应对的能力。

第四种攻击形式是利用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来煽动极端暴力并为其辩护。我们在“拼图”公司的团队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利用虚假信息激发暴力的能力，特别是激发对所谓“外部群体”敌意的能力。俄罗斯不停地向本国公民宣传乌克兰人是“纳粹”，这可能会使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士兵眼中失去人性，导致了俄罗斯军队现在被指犯下的许多战争罪。

将乌克兰互联网重组为俄罗斯互联网的行动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攻击形式。在俄罗斯军队占领的首个主要城市赫尔松，光纤主干受到针对性的攻击，一场断电导致其离线，但是，随后它们的互联网流量流经克里米亚。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被占乌克兰领土时，也接管了它们的互联网，收缴了当时本地电信公司的资产，使流量流经Rostelecom电信公司。这种一方对另一方的“软替代”始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如今，这种模式加速实施，顿巴斯的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的互联网。国界仍有争议，但数字边界现在已经固定。

现在我们来谈谈解决办法。如今，每一次袭击都构成了战争规则和战略的一部分，其影响远超当前的乌克兰冲突。安全理事会越来越迫切需要考虑战争的数字影响，并探索修订法律以纳入这种威胁。

在“拼图”公司，我们正在尽己所能作出贡献。上个月，我们启动了一个新项目，我们称之为“保护你的民主”。“保护你的民主”向个人和组织提供了一套免费工具，以帮助保护他们访问免费、开放的网络，保护网站免受网络攻击，保护他们的帐户免受黑客攻击，并保护数字公共广场。此外，护盾项目（Project Shield）是一项免费服务，它将谷歌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保护服务扩展到不在谷歌云上的网站。这个工具使用所谓的“反向代理”，就像一张保险单，在网站最需要的时候保护它。2014年，我们在询问人权和民间社会组织需要什么时，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护盾项目首次在乌克兰部署，现在它又在乌克兰活跃运作。我们正在保护150多个政府、非政府、出版商和人权组织的网站，它们每天都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威胁。护盾项目因帮助谷歌获得首个乌克兰和平奖而受到特别认可。

“保护你的民主”也旨在保护对话。其工具包中包含一个由“拼图”公司构建的多语种产品，名为“Perspective API”。该技术有助于内容管理者监控和检测在线文字交流中的有害性。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积累了一套带有注释和有害评论的数据训练包，然后用多种语言向机器学习模型展示数十亿个被

其他人描述和标记为有害的例子来训练该模型衡量有害程度。谷歌、Reddit、《纽约时报》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出版物都利用该API来促进健康的对话和讨论。

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名为“骚扰管理器”的开源工具，帮助经常成为骚扰目标的用户，如新闻记者、人权卫士和民间社会领袖。该工具帮助他们记录和管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的骚扰，其数量可能很大，而且精确到秒。我们会同推特和汤姆森·路透基金会，将于今年夏天免费向该基金会的记者群体提供该工具。

我们的行为研究和产品开发团队着眼于帮助用户在网上浏览和交流时更好地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我们开发了一种技术，鼓励用户在接触网上不良内容时认真作出思考。我们在YouTube上的样品从统计上显著提高了用户发现操纵行为的能力。

我们正在探索称为“预先揭穿”（prebunking）的新技术，教授人们发现和驳斥误导性论点或策略，从而保护他们免受错误信息的蛊惑。我们目前正在中欧和东欧探索性开展“预先揭穿”活动，以应对围绕难民潮的预期虚假信息，并期待在今后数周和数个月报告其影响。

虽然该程序目前侧重于中欧和东欧，但最终将在近期以35种以上的语言推出，包括波兰语、捷克语和乌克兰语。我们努力在全球范围推广该程序，同时将继续探索新出现的威胁，以及应该建立什么新工具加以应对。

最后，我们拥有免费的开源工具，帮助防范网络层级的攻击。这些工具使那些在危机时刻所用的因特网被过滤的人能够联络其他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建立了云服务器，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提供了能够体验另一国因特网的渠道。世界各地的活动家都在使用该工具。

最后，我要提出一点警告，并呼吁采取行动。为此，我想回顾一下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芭芭拉·塔奇曼。她所著的《八月炮火》是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开山之作。她得出的教训是深刻的，说明了大规

模动员的危险以及它可能制造的那种火药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扳机就可以把世界带入战争。我们了解与大规模实体动员关联的教训。此时此刻,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欧洲上演,这也是我们今天全都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不清楚我们是否了解大规模网络战动员的后果和影响。我确实深为关切的是,我们正把该国带到一个门槛的边缘,我们一旦跨过这个门槛,就无法退回。我的警告是,网络战虽然更为隐蔽、更难理解,但其蔓延能力却大得多,而且,也更难控制,日甚一日地影响着实体世界。我们在网络领域没有威慑力,全世界互联的民众陷入交火,每天都被数字弹片击中。这些弹片一旦散开,无一能收归箱内,也无法控制最终会发生什么。

各国必须找到平息势头的办法,并为网络领域确定某种威慑理论。公司和技术专家虽有亟需的专长,却没有神奇的算法或单一的办法用来解决这一问题。保护我们的数字世界将需要大量实验性努力,而非单一巨大努力。我希望,向安理会稍加介绍拼图公司的工作,将给出一个小例子,说明该项实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科恩先生的通报。

我谨提请发言者注意主席说明S/2017/507第22段,该段鼓励安理会会议的所有与会者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更有效地利用公开会议的承诺,在5分钟之内结束发言。

我现在要以阿尔巴尼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恩德里图特别顾问富有见地的介绍和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明确信息。我感谢Tsybulska女士的陈述,并感谢科恩先生发表极具见地和发人深省的看法,阐述技术世界、包括拼图公司如何贡献力量,推动特定和目标明确的方案,使无远弗届的网络成为一个健康的自由空间。

1930年代初,纳粹分子好多年都在利用《先锋报》等恶毒的反犹太报纸煽动德国人民大肆迫害犹太

人。数年后,一个遭到失败、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出身的政客,即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要不折不扣地实施他在自己那本臭名昭著的著作中预期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所知的后果让后世刻骨铭心,那就是大屠杀。世人理所当然地为之震惊。但是,发生的一切曾经公开说过。

1994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卢旺达千丘自由广播电台极尽能事,煽动胡图人反对图西少数民族裔,屡屡称图西族为蟑螂和蛇。不幸的是,这家电台的听众很多。在100天内,约有100万人遭到野蛮屠杀,其中绝大多数是图西人。世人束手无策,惊愕地目睹了现代史上有关人的行为的最不光彩例子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在另一大陆-欧洲,一家波斯尼亚塞族电视台要宣泄其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刻骨仇恨,不间断地大肆颂扬波斯尼亚塞族从当时被称为土耳其人的不受欢迎者手中“解放了各种力量”。当时,一场设立集中营、实施大规模处决的恐怖运动正在开展,期间发生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暴行,与此同时,该电视台及其许多追随者盛赞其军队——在斯雷布雷尼察实施灭绝种族的那支军队——的英勇行为。

几年后,在科索沃,用来代称科索沃阿族人的贬义词“石普挞”臭名昭著地助长了促进煽动暴力的行为,也助力颂扬种族清洗运动,从而导致科索沃境内的大规模犯罪,包括广泛的性暴力、抢劫以及数十万人被逐出家园。宣传机构称之为解放——近乎解放。为制止这种疯狂行为,国际社会不得不从中干预。

时光如梭,到2022年,在多年开展诬蔑乌克兰的宣传之后,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公开质疑乌克兰的生存权。他称乌克兰为布尔什维克的人为产物,称其领导人为纳粹分子,并决定乌克兰应该去纳粹化。如我们所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夺去10000多名受害者的生命,致使数百万人成为难民,并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包括处决;强奸和性暴力;使整个城市化为废墟的狂轰滥炸;对避难所、疏散路线和人道主义走廊的

蓄意袭击；围攻；以及强行转移乌克兰人等等，并且在全世界引发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危机。

仅仅举出的这几个实例有什么共同之处？毕竟，它们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发生的，其中的角色也各不相同。的确如此。但是，在引发刻骨仇恨和煽动暴力的行为时，从起初发表灭绝人性的言论到最终实施血腥杀戮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

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的评论员一再公开否认乌克兰身份的存在，暗示那些自认为是乌克兰的人威胁到俄罗斯的统一，或者简直就是纳粹分子，因而理应受到惩罚。

更有甚者，采用镜像手段提出的指控堪称一种强有力、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煽动大规模暴行的形式。一方指责另一方策划或犯下其想象的针对他们的暴行。米洛舍维奇打着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族裔的幌子，把他的军队派往那里，结果身陷囹圄，作为战犯死于狱中。

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包括高级官员，完全错误地诬称乌克兰对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所控地区的民众实施灭绝种族大屠杀，以此作为入侵乌克兰的借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项荒谬的指控，国际法院这一世界最高法院称之为没有真凭实据的指控，并于3月16日发布一项命令，予以驳回，认为其并非属实，但该命令迄今仍未得到遵行。

士兵们在听到其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精心策划的国家宣传使用这样的灭绝人性用语时会采取什么做法？他们信以为真，最终犯下暴行。据报，士兵们的言论包括威胁强暴乌克兰的“每一个纳粹分子”，“猎杀纳粹分子”，“把你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以及“涤荡你们身上的尘垢”。这就是发生在被定罪的俄罗斯士兵身上的事，他在法庭上承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因此，毫不奇怪，在乌克兰蓄意发动的战争使虚假信息、新闻捏造、阴谋论、广泛传播的错误信息以及煽动暴力和仇恨的行为进一步加剧。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妖魔化和威胁人们的语言——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对我们来说，言论自由，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自由。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否认种族灭绝的人，必须拒绝历史修正主义者，必须反对那些否认他人基本权利的极端分子和美化罪犯的人。我们必须拒绝那些想用语言煽动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人，拒绝那些试图建造通往集中营或万人坑的道路的人。

如不防止和谴责此类行为，将会在目标人群中助长恐惧和不安全感，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否认灭绝种族罪和其他暴行以及美化战争罪犯已成为冲突后局势中建立信任与和解的主要障碍。例如，在我所在的地区，某些政治领导人没有面对真相，努力实现和解、包容、和平与发展，而是选择了更容易的道路，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仇恨的制造者，正如我们在塞族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

煽动暴力违背了人权规范框架，破坏了法治、民主社会的运作和宽容社会的建设。它破坏了核心价值观，因为它释放出最恶劣的人类行为，纵容以这种方式摧毁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能够从过去吸取教训，以防止未来的暴行。我们必须确保年轻一代认识到他们的邻居不是敌人，而是值得同样尊重的人。我们必须挑战各种陈规定型观念，促进社会团结和对边缘化和受歧视群体的包容。包容创造力量；歧视助长仇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批判性思维、面向知情公民的自由、专业的媒体，需要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我们永远不应该牺牲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滥用自由，我们就会威胁自由。因此，预防和保护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煽动暴力会导致什么结果。对此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米尔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持续关注问责问题，特别是你注重追究那些实施暴行者的责任。我还要感谢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恩德里

图、Tsybulska女士和科恩先生今天做了令人信服、有益、令人深感不安的通报。

我认为,这些发言提供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虚假信息和滥用互联网是如何加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非法的进一步入侵给乌克兰人民造成的可怕痛苦。我认为,从我们所听到的和我们本能地知道的情况来看,很清楚,侵略者利用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来煽动不信任,煽动分裂,最终助长他们的暴力,正如我们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有预谋的战争时所做的那样。

让我明确表示:我们强烈反对俄罗斯出于自身政治目的继续歪曲历史。安全理事会也必须这样做。大会已经驳斥了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和其他邻国的虚假陈述和虚假信息,例如俄罗斯试图将邻国污蔑为“新法西斯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些谎言十分恶劣,非常有害,因为它们确实有损于世界范围内为打击当前反犹太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所作的严肃而至关重要的努力。

我们都必须继续维护和平与安全,捍卫人权,促进法治。这项工作必须包括谴责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真正反犹太主义,谴责和打击其他形式的不容忍、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我们必须在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我们有特殊的义务这样做,并以事实回应谎言。我们不能允许用武力取代法治。安理会必须明确的是,任何通过使用武力来改变主权国家国际公认的边界的企图都是非法、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非法、无端的进一步入侵以来,来自广泛来源的关于俄罗斯军队对平民犯下暴行的可信报告与日俱增。布恰、马里乌波尔和赫尔松将作为发生恐怖暴行和人类苦难的地点而载入史册。正如我们从通报者那里听到的那样,有多份可信的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对双手被绑在背后的人实施酷刑和处决式杀戮。正如我们在安理会讨论的那样,还有大量关于妇女和女孩被强奸——有些是公开强奸——以及儿童被非法带到俄罗斯供人收养的报道。

我们还知道,俄罗斯部队继续拒绝向逃离暴力的平民以及试图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安全通道。乌克兰从2014年开始一直遭受俄罗斯的侵略。在那之前,乌克兰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可悲的是,自今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暴行成倍增加。

主席先生,正如你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还继续公然无视国际法院3月16日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对我的安理会成员同事们说,我们必须为受害者寻求和实现正义。拜登总统在3月份宣布的建立欧洲民主复原力倡议将提供高达3.2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支持在乌克兰建立社会复原力和捍卫人权。还将特别重点追究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和其他暴行的责任。

同样,欧洲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国成立了暴行罪问题咨询小组,就收集、保存和分析暴行证据向乌克兰检察长办公室战争罪部门提供咨询,以支持为幸存者和受害者伸张正义。

我们还支持对越来越多可信的乌克兰境内暴行报告进行广泛的国际审查,包括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莫斯科机制主持下的专家团进行的审查,等等。这一努力包括支持建立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

我要指出,就在今天,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正在访问乌克兰,以便了解美国如何能进一步帮助乌克兰坚持并确保对在其领土上犯下的罪行追究责任。

最后,我要指出,安理会一些国家呼吁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却忽视了是一个国家,即俄罗斯,通过非法入侵和攻击其邻国挑起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于俄罗斯。这场战争是俄罗斯一手挑起的,也只有俄罗斯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对我们的俄罗斯朋友说,他们现在应该停火,从乌克兰领土撤军,说出真相,开展外交。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

感谢阿尔巴尼亚召开今天的重要讨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的引人入胜的发言。

正如我们在去年由肯雅塔总统主持的安理会关于身份与冲突的辩论会(见S/PV.8877)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向我们表明了当身份被当作武器时会发生什么。从大屠杀到卢旺达再到波斯尼亚,宣传、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为战争罪、暴行和灭绝种族铺平了道路。正如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最近指出的那样,虽然并非每次使用灭绝种族仇恨言论都会导致灭绝种族,但所有灭绝种族事件发生之前都出现过灭绝种族仇恨言论。因此,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宣传和言论令人深感不安,Tsybulska女士今天给我们举了许多此类言论的例子。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受到克里姆林宫的严格管控,克里姆林宫多年来一再发表针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仇恨言论。这使得俄罗斯高层人士否认乌克兰的生存权,也否认乌克兰身份与俄罗斯身份是分开的。

一直有持续不断的、尤其是普京总统提出的谬论,声称乌克兰政府成员是吸毒者和新纳粹分子。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发表过仇恨言论,称乌克兰人是人渣和怪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其他俄罗斯外交官散布过严重的谎言,称乌克兰人正在顿巴斯实施灭绝种族,这一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时间会告诉我们俄罗斯入侵给人类造成的全部损失。安理会已经了解到关于在布恰、伊尔平和马里乌波尔的乱葬坑和即决处决的报告,并且有大量关于性暴力的报告。对这些暴行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国际司法将决定谁应该被追究责任。

我想用两点来结束我的发言。首先,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可能是宣传、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强大媒介。我们注意到媒体公司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感谢科恩先生今天参加会议。我们呼吁他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明确禁止任何宣扬战争或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论。仇恨言论也可能构成战争罪。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遵守其义务,停止发表此类言论。

黑梅尔巴克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并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的宝贵和重要发言。

我们目前看到报告称,乌克兰境内发生了大量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的行为,特别是在俄罗斯军队控制或以前控制的地区。其中许多违法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结束无端战争及其对平民的无情和野蛮袭击。俄罗斯发起的战争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明确规定以武力获取领土是非法的。3月,国际法院在其关于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的灭绝种族指控(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的命令中,命令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必须遵守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然而,该国继续进行侵略并散布虚假信息,包括关于乌克兰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灭绝种族的虚假信息。俄罗斯领导人的言论不仅失实,而且危险。言论自由显然不包括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论,而且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煽动暴力行为被视为一种预警信号,正如安理会经常看到的那样,传播敌意和仇恨的信息会引发暴力,可能导致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甚至灭绝种族罪。

我们必须通过对话、知识共享、教育和客观报告等途径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煽动暴力行为。我们必须大声反对虚假的、蓄意制造的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和战争宣传会加剧不安全、不信任和敌意,并最终破坏未来对话与和平的基础。为了应对这一点,我们最好的盟友莫过于独立的新闻业和自由的新闻媒体。新闻界在实时记录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追究责任的时刻到来时,这种报道将让俄罗斯领导人更难声称对按他们指示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保护记者和其他媒体工作者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国际人道法所要求的。然而,保护记者委员会证实,至少有12名记者在报道乌克兰战争时丧生。在俄罗斯,该国继续打击独立媒体,数十名记者已逃离该国或面临起诉。

我们谨回顾安全理事会将案件移交国际刑事法

院的权力。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乌克兰境内正在犯下战争罪行。绝不能忘记这些罪行。必须追究各级个人的责任。为了受害者、乌克兰人民和所有拥有强大邻国的国家，必须追究责任。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国家间关系是由国际法而不是力量决定的。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也要感谢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以及Liubov Tsybulska女士和贾瑞德·科恩先生所作的非常有见地的通报。

遗憾的是，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行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助长了许多冲突，并可能导致严重罪行、大规模暴行和灭绝种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欧洲看到了这种情况。今天，新技术带来了具体的挑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以确保技术成为和平的工具，而不是冲突、仇恨和犯罪的工具。网上信息的自由获取和即时大规模传播使公民能够获取大量信息，并能增强民间社会和民主运动的活力。新技术和现代通信工具现在对于确保犯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得到报告和谴责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在缅甸、叙利亚以及现在的乌克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也是迅速、有时是系统地传播被操纵的信息以及仇恨言论的媒介。

我们坚决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那里的平民受害者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这场战争得到俄罗斯当局领导的旨在使仇恨言论成为常态、煽动暴力的运动的支持。这种言论的传播，特别是通过虚假信息 and 蓄意操纵信息进行传播，以及俄罗斯对新闻自由的严格限制，是极其危险的。

根据3月2日通过的大会ES-11/1号决议，俄罗斯必须停止这场战争，遵守国际法。它必须停止大规模传播虚假信息和令人发指的宣传。

在布恰和以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其他地区以及在马里乌波尔犯下的暴行的画面绝对令人无法忍受，震惊了整个世界。法国坚定承诺支持乌克兰，并全力支持相关的国际和区域管辖机构和机制——并通过

双边途径部署法证支助团——以确保这些残暴行径得到准确记录，施暴者不会逍遥法外。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与它及所有实况调查团和调查委员会合作。

法国还将继续与墨西哥合作，推动防止在大规模暴行罪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托罗伊蒂奇夫人（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恩德里图女士的通报，感谢她就处理仇恨言论这一重要议程所做的工作。我也感谢Tsybulska女士和科恩先生今天上午的发言。

我们声援乌克兰人民，他们因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授权任务而正遭受痛苦。我们欣见重点关注与在乌克兰犯下的许多暴行有关的广泛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显然，有组织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正在积极利用仇恨和煽动来控制对战争的看法。甚至对侵犯人权和战争罪的指控也被武器化，作为信息战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民、受害者和幸存者应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诸多的欧洲论坛对这样一场灾难性战争和违法行径竟然会发生在欧洲而表示惊讶，这表明了一种历史的盲目性，致使风险升级，演变成这场战争。欧洲也许甚于任何其他地区，经历了多次种族灭绝，数百年来由于族裔、宗教和种族仇恨，不断发生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

根据历史记录，仇恨言论和煽动无疑是针对平民的暴行的前兆和催化剂。肯尼亚从自己的历史和欧洲的悲惨经历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已经采取行动，限制仇恨言论和煽动对我国民主和安全的威胁。我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权利加以限制，使之不延伸到战争宣传；煽动暴力；仇恨言论；或鼓吹构成族裔煽动、诽谤他人或煽动造成伤害的仇恨。

在这一宪法基础上，我们颁布了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并成立了国家团结与融合委员会，以不断努力加强团结，挑战分裂和公民仇恨。不到一周前，该委员会启动了其反对仇恨言论的国家行动计划。选择这一时机是为了确保我们即将于8月举行的选举不会受到

这一危险罪行的破坏。肯尼亚首席大法官对此作出回应，在公告中公布了五个处理仇恨言论起诉的法院。

我们提供这些例子是为了强调我们的信念，即不仅在肯尼亚，而且在全世界都需要采取实际而大胆的行动。目前，因身份特征而引发和加剧的冲突正在导致旷日持久的致命战争，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将以包容方式管理多样性作为国家的核心能力和优先事项。

这一议程的首要任务是打击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这是我国代表团在最近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发出的一贯信息，这反映在2021年10月乌胡鲁·肯雅塔总统阁下主持的公开辩论（见S/PV.8877）和随后举行的关于仇恨言论的阿里亚模式会议中，联合王国代表也提到了这些会议。

回到乌克兰局势的紧迫性，我们强烈敦促交战国的所有领导人及其盟友和支持者停止使用贬损乌克兰人民或任何其他民族的概念。他们应确保其媒体机构遵守要求对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追责的标准。领导人还应该让他们的军事和安全人员，特别是在实地的人员记住，他们绝不能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他们还必须对那些侵犯平民和被俘人员人权的士兵严格执行纪律。

我们还敦促所有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尽职调查、核实和传播过程中保持警惕，防止其平台被滥用。必须努力遏制挑衅、错误信息和煽动的扩散。在这方面，肯尼亚呼吁联合国对乌克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它应特别注意对灭绝种族罪指控的滥用，这只会削弱全球防止这一最严重罪行发生的决心。

我们再次呼吁会员国、联合国和主要社交媒体公司采取协作办法——不仅针对乌克兰，而且在全球——打击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特别是制定公司全球行为守则，并制定预警工具以发现升级迹象，促进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种努力应置于负责处理有组织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框架内。

历史告诉我们，追究过去罪行的责任是防止未来行为的关键因素。安理会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应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各方提出的严重指控。冲突各方应同意并促进对所有指控进行迅速、独立、公正的调查。冲突各方还应与负责防止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合作。各方应配合调查并遵守调查结果。

最后，我重申肯尼亚声援乌克兰人民，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伯恩·内森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今天上午我们所有出色的通报者非常有见地的发言。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暴行罪不会发生在真空中。基于人们的身份、种族、宗教或族裔，或基于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残疾或其他状况而将他们边缘化和作为攻击目标的语言的增加，是暴力的最初警告信号之一。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哀叹、美化或粉饰过去，对于对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进行威胁，要他们小心后果，令人回想起历史上更黑暗的时代。试图对他国采取军事行动，吞并其部分领土，来纠正自认为遭受的冤屈，这种做法在21世纪绝对不允许存在。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停止其建立占领当局的努力，停止其改变乌克兰国家运作、破坏其民主基础的企图。这些步骤也严重侵犯了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予谴责。

我们重申必须避免宣传、仇恨言论和蓄意的分裂性言论。差异不会引起冲突，相反，为政治目的煽动分歧才是冲突的真正动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灭绝种族的指控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错误的，就像试图将乌克兰描述为对俄罗斯的生存构成威胁一样没有根据。这些不实言论不能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所谓先发制人反击的理由。

我们知道，今天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战争的第118天。乌克兰城市继续受到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袭击。普通乌克兰人继续受苦受难；普通乌克兰人继续无缘无故地死去。生命损失、关键基础设施受损、贸易中断和难民外流正在对乌克兰经济造成毁灭性

影响,使乌克兰人民更加贫困。我们要在这方面强调,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攻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超出分寸的攻击都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莫斯科机制的专家代表团报告了俄罗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明显一贯手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俄罗斯不仅无视国际人道法,而且将其抛在一边,她对破坏之巨和违反国际人权法行为之多表示震惊。事实将会证明,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对于确保追究在乌克兰犯下的任何国际罪行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再次呼吁遵守国际人道法,包括仅攻击军事目标以及在攻击中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的义务。

在这张议席上,我们一再呼吁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呼吁俄罗斯联邦撤出其军队,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真正的对话和外交。我再说一遍:做正确的事永远都不会晚。然而,在武装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我们会不厌其烦地发出这一呼吁——乌克兰人民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毫无疑问,任何煽动暴力和仇恨言论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犯下危害人类罪。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报道表明,确实存在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可能存在乱葬坑的画面和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证据可能构成《罗马规约》序言所述的“震撼人类良知的、难以想象的暴行”。

但是,应当由正式组成的法庭做出适当的决定。为此,墨西哥毫不犹豫地支持设立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进行的调查,以审判和惩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的责任人,禁止这些罪行属于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与这些机制充分合作。对国际罪行追究责任必须始终成为常态,无论这些罪行发生在何处。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国际罪行,无论何时何地发生,都同样严重,必须受到同等惩罚。

就国际法院而言,它需要考虑乌克兰提出的有关适用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申请。安全理事会将关注法院适时作出的裁决。与此同时,墨西哥敦促俄罗斯完全遵守法院2022年3月16日的命令,制定具有完全约束力的临时措施。

每过一天和一周,人道需求就会增加一分。继续为冲突的持续付出代价的是平民,他们以及子孙后代将遭受多重直接影响。仅在人道主义方面,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就显示了挑战的规模之巨。近16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食物、清洁水、卫生服务、教育和电力的获取情况正在成倍萎缩,资金仅能满足70%的需求。此外,住宅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继续成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无理攻击的目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报告称,约有500万难民和7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冲突的后果不再局限于乌克兰或欧洲。正如我国上周提到的那样,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及其造成的粮食无保障后果影响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首先是非洲大陆。我们正等待就粮食出口的安全路线达成协议,等待安理会支持跟进落实商定内容,希望这种情况接下来几天内就会发生。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墨西哥认为,安全理事会不应忽视最紧迫的需要,应当支持联合国和其他调解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将继续非常明确地强调,正如国际法院在其临时措施中所命令的那样,人民必须成为安理会行动的核心,而且亟须停止敌对行动。

为了让外交恢复其权利、超越相互指责——只会加剧双方之间不理解和对抗的相互指责——墨西哥将继续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所确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全面运作。为此,我们将与法国和100多个其他会员国一道,继续推动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不得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阿布沙哈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所作的翔

实通报，我们认真听取了柳波夫·齐布利斯卡女士和杰雷德·科恩先生的发言。

今天再次让我们想到这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可怕代价：数千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全球数千万人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况。随着持续的冲突进入第五个月，人道主义需求显然是巨大的，必须予以持久应对。上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送了27吨食物和医疗用品，以帮助冲突中的难民。

随着乌克兰东部激烈战斗的持续，越来越多令人震惊的报告称，平民遭受伤亡，获得食物、清洁水、电力和卫生服务等必需品的机会日益减少。我们对被困在北顿涅茨克，包括在亚速化工厂的平民深表关切。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向有需要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没有显著改善。

畅通无阻地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允许寻求安全者安全和自愿通行，这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应当是安理会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再次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义务。

正如在这个会议厅里一再指出的那样，防止煽动暴力是保护平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一点，已在寻求采取措施打击仇恨言论。事实上，昨天，大会首次纪念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然而，我们继续看到全球煽动行为不断增加。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最强烈地谴责一切形式的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在国内和国际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贯采取反对仇恨言论和不容忍的坚定原则立场。仇恨助长极端主义，威胁和平共处。建设性对话对于促进容忍至关重要，可以作为和解的基础。妇女尤其对持久和平解决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所有和平努力，包括调解和对话。

第二，安理会必须加紧努力，解决恶意利用技术传播仇恨言论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传播，在冲突地区构成特别严重的挑战。由于对其尽力援助的平民的倍增效应，人道主义工作者面临的威胁尤其险恶。为了消除煽动的

影响，我们必须确定并采用有效的反宣传手段，支持提高媒体素养，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密切的接触。

第三，我们认为彻底调查和数据收集对追责制度至关重要。目前正在进行一些调查和实况调查工作，包括人权理事会所设立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其任务是调查所有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公正地确定事实和情况极为重要，有助于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并更广泛地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因此，必须为适当的机制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乌克兰的暴力严峻地提醒我们，安理会必须优先解决冲突并缓和局势。我们的重点必须是找到一种外交解决办法，以减轻人类的苦难。我们欢迎秘书长和其他方面努力让有关各方走到一起。我们也欢迎他们努力减轻冲突的更广泛影响，包括寻求为乌克兰谷物出口提供便利，以帮助缓解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然而，最终需要的是在乌克兰全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和平必须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安理会必须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目标。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阿尔巴尼亚为今天的会议选择了这个非常相关的议题。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位通报者齐布利斯卡女士谈及性暴力，再次提到乌克兰监察员Lyudmyla Denisova所说的内容。乌克兰宣传者不惜一切代价对俄罗斯进行妖魔化的想法令人震惊。

同样非同寻常的是科恩先生及其荒诞故事，它们表明，乌克兰的纳粹分子是由俄罗斯黑客创造并植入公众意识。科恩先生肯定是忘了提到，我们的黑客已经学会如何远程让无辜的乌克兰人做纳粹纹身，高呼纳粹口号，杀害并折磨讲俄语的乌克兰人。

仇恨和暴力意识形态，尤其是针对本国人民的仇恨和暴力意识形态，是现任乌克兰政府国策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激发基辅政权对本国人民实施恐怖袭击，这也是乌克兰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当记得，今年5月，当我们针对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问题举行非正式阿里亚模式会议时，俄罗

斯就已经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些问题。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确定为何乌克兰现任领导层与其充满仇恨的言论在本质上是密不可分的。

当苏联解体时,如同其他后苏联共和国一样,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机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时,乌克兰完全有自由作出自己的地缘政治选择。然而,在海外乌克兰侨民的推动下,掌权的精英们选择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其遗产的美化,并赞扬希特勒之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即乌克兰叛军——的领导人。这很自然地决定了新乌克兰针对其邻国所选择的道路。

总是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边缘现象。但事实上,极端民族主义是乌克兰当局的主流政策。我们没有时间来阐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起源或引述其所有创始人所说的话。我们只想指出,其中一位创始人——迪米特洛·顿佐夫——借用法国人查尔斯·莫拉斯的理论,合成整体民族主义的理论,莫拉斯于1899年组建一个民族主义者实体“法兰西行动”。我不想在这里详述,但我要指出,这一理论基于仇恨的意识形态,倡导一个基于等级制度的社会、以野蛮和残忍、不道德的手段实现目标、实行活跃少数对绝对多数的支配、以及乌克兰种族优越性。当然,所有这些都在导致对被视作“黑暗王国”的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人民的仇恨。但是我们仍会设法让各位成员警惕乌克兰民族主义理论的详细内容。

乌克兰民族主义理论家之一尼古拉·米赫诺夫斯基的纪念碑在乌克兰到处可见,他给后人留下的思想是,“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据他本人阐明,其实质是“人人皆兄弟,但俄罗斯佬、波兰佬、罗马尼亚人和犹太佬是我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并非空话。例如,在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叛军好战分子杀害了数十万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其残忍程度甚至让占领该国的纳粹都震惊。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仇俄情绪正在当今乌克兰大行其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乌克兰独立时,俄罗斯族和俄语人口至少占人口总数的60%,有鉴于此,乌克兰当局不得不推迟实现其仇俄计划。否定和诋毁他们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仇恨俄罗斯的一切,这些做法年复一年,逐渐被引入社会。

必须指出,美国及其西方同盟热衷于建立这种建立在恐俄症之上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它们视之为一个绝佳机会,藉此割裂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历史联系,服务于其地缘政治需求。结果,昔日多文化的乌克兰,如今其新的国家特性是按照西方的要求,在原始的恐俄症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从一开始就蕴含仇恨意识形态。乌克兰与其国家利益背道而驰,选择成为反俄地缘政治棋子,而不是真正的主权。在基本上是俄罗斯族和讲俄语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这一点不容易实现。著名仇俄人士、多届国会议员伊琳娜·法里恩一再声称,所有俄罗斯人都是智障者,她这一徒劳的企图就是一个实例。在独立广场违宪政变之后,这位仇俄人士恰好在乌克兰国会内主管语言和人道主义事务,她在一次采访中抱怨道,

“百分之十四的乌克兰人说,俄语是其母语。这意味着我们有 500 万堕落的、必须加以挽救的乌克兰人,即便我们不得不孤立那些不讲乌克兰语的人。”

我引述这些话是为了解释讲俄语的乌克兰居民在2014年独立广场政变之后所受的待遇。基辅政权采取的第一步是直接煽动侵害讲俄语民众的暴力活动。该国的全部人口被划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每一个被确认的俄罗斯族人,或者只要是讲俄语的人,都成为二等公民。一系列侵犯其权利的法律已经出台。在广场革命之后的岁月里,在我刚才提及的伊琳娜·法里恩之流仇俄人士的协助下,基辅当局培植起对俄罗斯一切事物的仇视态度,并将其制度化,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包括仇视俄罗斯文化、语言和文明及其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乌克兰公民。基辅将所有反对独立广场非法当局的人称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傀儡和非人类。与暴力如影随形的不容忍成为基辅政权的名片。乌克兰议会议员、后来担任第聂伯市市长的波利

斯·菲拉妥夫就是一个例子，2014年3月，他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政府官员的身份说，

“我认为，扩大克里米亚自治并使俄语成为一种国家官方语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有助于避免紧张升级，也有助于保卫乌克兰。[.....]我们必须给这些渣滓这种承诺和保证，并作出任何必要让步。然后我们绞死他们。我们以后绞死他们。”

这些也不是空洞的威胁。只需回顾2014年5月，40多名讲俄语的活动分子在敖德萨被活活烧死。长期苦难深重的顿巴斯居民也知之甚详。2014年8月，支持独立广场事件的记者波格丹·布特克维奇把顿巴斯居民称为“多余的人”，他说，

“顿巴斯不仅仅是一个满目萧条的地区，那里有大量没用的人。[.....] 顿涅茨克地区大约有400万人，其中至少有150万是多余的。”

故事同样不是以再次号召“砍死莫斯科佬”和“饿死俄国佬”而完结——我为重复这些不得体的言语致歉，但我是引用原话。在西方支持下，基辅当局决定将这些言语付诸行动。2014年，首先是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随后是总统波罗申科，他们非但没有启动对话，讨论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在乌克兰的地位，反而攻击本国人民，即顿巴斯讲俄语的民众，下令空袭和轰炸和平城市。波罗申科明确指出了顿巴斯居民的未来命运，他说，

“我们会有工作，他们不会有。我们会有养老金，他们不会有。我们会向民众、儿童和领养老金的人提供支助，他们不会有。我们的孩子会去学校和幼儿园；他们的孩子会坐在地下室里。[.....]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赢得这场战争。”

2014年，伊琳娜·法里恩作为乌克兰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号召“摧毁莫斯科”，并说明了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

“这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摧毁莫斯科，而不仅仅是我们土地上的莫斯科佬”——意指讲俄语的乌克兰公民，“还要摧

毁应当从世界地图上抹除的欧洲安全黑洞”。

在为参加基辅对顿巴斯发动惩罚行动的民族主义营作战人员举行的音乐会上，当时的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发言时得意忘形地叫嚣，“各位，向你们致敬，你们保护我们不受那些渣滓伤害。”他成为总统后，仍然发表同样的言论，2021年11月，他提到顿巴斯人时，声称“人民有其代表，但不是所有的人民代表都是人，我相信，还有其他物种。”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步其领导者的后尘，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居住着“肮脏、低贱的人”、“匪徒和纯属浪费空间的小矮人”。2019年4月，乌克兰社会政策部长安德烈·列瓦谈论顿巴斯公民时说，“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同情。我同情那些有家眷的士兵和军官为这些渣滓而在那里丧生。”

我要指出，这些不是某种边缘化激进分子的言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高级领导成员和政治要员。同他们的第三帝国偶像一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把解决顿巴斯问题视为释放生存空间。例如，2019年5月，前乌克兰议会议员和顿巴斯惩罚行动参与者谢缅·谢缅琴科说，“在我看来，乌克兰需要一项减少顿巴斯人口的战略”。这一要求也是不仅仅落在纸面上。亚速营和艾达营之类民族主义新纳粹团体和其他团体正在将其付诸实施，它们炮击马里乌波尔、哈尔科夫和北顿涅茨克平民社区，此事有成百上千的目击者。唯有对顿巴斯和所有俄罗斯族人满腔仇恨的人才会有如此行事——就像我提到的政治人物一样。

人所共知，彼得罗·波罗申科最近披露，乌克兰从未打算落实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这是安理会在第2202（2015）号决议基础上用七年时间力图实现的——而只是利用它来争取时间，为对付顿巴斯和俄罗斯做军事准备。它在我们的西方同事支持下这样做，利用这段时间拼凑新的仇俄行动和项目，包括针对俄语的完全歧视性法律，迫害俄语媒体以及追杀讲俄语的政界人物、记者和公众人物，在独立广场事件之后的这些年里，乌克兰全国已有数百人受害。

乌克兰当局受我们的西方同事怂恿和唆使，打算就此罢手。在我们的特别行动开始前夕，我们收到可靠情报，基辅已经万事俱备，要在顿巴斯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这些计划被挫败了。

我们本来可以详细谈谈乌克兰民族主义及其仇恨言论。我们决定节省时间，准备了乌克兰官方代表和当地知名人士的若干讲话。我们很快将把它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让成员们能够理解什么是当今乌克兰真正的仇恨言论，他们又是如何以此为针对讲俄语人口的暴力行为辩解的。我只想分享乌克兰当局最近采取的一些仇俄措施：他们禁止接受俄语教育，禁止进口俄语书籍，禁止在乌克兰各级学校学习俄罗斯文学，甚至是外国文学。有些成员会说，俄罗斯是咎由自取。不过，我之前已经说过，这些步骤似乎是自独立广场政变以来，乌克兰当局一贯奉行的政策顺理成章的延续，不过现在是更加紧锣密鼓而已。

最后，我要强调，尽管粗鄙的仇俄症和种族主义在乌克兰激增——在我国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初几天，我们的非洲同事试图组织学生撤离时，也经历了这种行为——但我们对乌克兰人民、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态度没有改变。乌克兰人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只是乌克兰现任领导人执行了他人的地缘政治议程，这种议程对我们和乌克兰人民来说都是怪异的。今天，我们已经听到，有人指责我们剥夺乌克兰人民的身份认同，要消灭乌克兰，要将乌克兰的一切付之一炬。事实绝非如此。我们在乌克兰要烧毁的是正在迅速膨胀的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正在将其变为反俄罗斯的国家，并对我们和顿巴斯居民构成直接威胁。遗憾的是，我们的西方同事直接卷入这场乌克兰悲剧。我们看到的真实情况是，有人在乌克兰煽动暴力和仇俄情绪。西方赞助者将基辅谈判小组撤出旨在寻找解决方案的外交对话，并开始互相争先恐后地说服自己和全世界，只有在与俄罗斯的战场上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其中一个阶段的始作俑者、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上周在安理会作了发言（见S/PV.9065）。

此外，西方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甚至是远

程火炮，用于对顿巴斯进行定点打击并消灭讲俄语的平民。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瑞典和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政权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军事装备，这甚至还不是武器主要供应国的完整名单。就在上周，欧洲和美国打击顿巴斯的武器造成6名平民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都对延长乌克兰危机，并对平民以及被腐败的乌克兰官员作为炮灰推到前线的乌克兰士兵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这些国家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与俄罗斯进行代理战争，要打到乌克兰最后一名士兵，这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煽动暴力行为。他们还迎合本国猖獗的仇俄症，从而还纵容波兰人、捷克人和波罗的海人，这几个国家参与其中已经为时很久。这些国家的一些商店和酒吧里张贴着反俄招贴，声称不接待俄罗斯人。如果我们用“黑人”或“犹太人”取代“俄罗斯人”，这与种族主义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对前一种联系感到极为不适，而对俄罗斯人却不是如此呢？如果他们并非如此，又为何要支持乌克兰政治技术官僚发起的反对俄罗斯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运动员的“取消俄罗斯”这一抵制运动呢？难道这不是仇恨言论和政策吗？

顺便提一下，我们经常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听到基辅政权代表的上述言论，他在西方国家支持下，侮辱我国和我国总统，对俄罗斯外交官进行威胁。基辅的西方支持者没有任何人约束他。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邪恶的新纳粹仇俄基辅政权的痛苦只会延长，而不会停止。2014年，该政权对本国人民发动罪恶战争时，就注定会失败。千百万乌克兰人正等待着被解放出来，解放区人民对俄罗斯军队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得以完成，并将实现所有目标。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通报者的发言。

乌克兰冲突已进入第四个月，其人道主义代价不断上升。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估计平民伤亡人数超过5000人，包括300名儿童。这场冲突导致4000多人受重伤。阵亡士兵人数估计为25000到30000人。可能受伤的士兵多达60000人，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对平民目标的蓄意袭击和对人口稠密地区的狂轰滥炸是不可接受的，袭击住房、医院和学校等民用建筑的现象尤其不可接受。在马里乌波尔市等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也令人关切。对发电站和供水站等基础设施的袭击，会进一步剥夺对大部分人口的基本服务。我们再次呼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区别、相称、谨慎和人道原则，充分保护平民。

此外，各方应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由于存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人口贩运的威胁，妇女和女孩尤其面临严重风险。这些罪行令人憎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坚决谴责。关于酷刑、即决处决、强制驱逐平民以及包括强奸儿童在内的系统和大规模性暴力的报道令人担忧，应该对此进行广泛、独立和公正的调查。

人道主义走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虽然曾多次试图建立安全通道，以便疏散逃离战火纷飞地区的平民，但由于炮击和轰炸，这些通道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再次呼吁各方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安全、及时和不受阻碍地进入。然而，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全国范围的停火，平民才能切实得到保护。我们应该铭记，自战争开始以来，将近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被迫流离失所，这一数字证明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及其对人们正常生活的破坏程度。大约720万乌克兰人现在沦为难民，居住在其他国家，大多在乌克兰各邻国。这些国家在接收难民方面表现出非凡的休戚与共精神，但我们不应低估受害者的处境对其心理的影响，就儿童而言，对他们未来前景也具有影响。

这场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给世界各地极为脆弱的人们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一方面是对乌克兰生产能力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导致了

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飙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仍在与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社会经济后果作斗争，食品价格上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有关各方现在应设法结束冲突，以免该地区平民遭受更多暴行，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加深。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特别顾问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的翔实通报，感谢柳波夫·齐布尔斯卡女士和杰雷德·安德鲁·科恩先生在今天的辩论中所作的发言。我欢迎我们的同事——乌克兰、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大使——参加本次会议。

毫无疑问，20世纪和21世纪战争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公众能够通过媒体每天跟踪冲突的实地事态发展。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进步不仅使我们能够实时看到图像，而且还为传播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观点提供了一个几乎不受限制的平台，其中包括各种仇恨言论，以及宣传和篡改现实。

从许多方面看，国际社会能否以新的方式评估和处理武装冲突，乌克兰战争已成为试金石。毫无疑问，从海湾战争开始，已在这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自那时起，公众已经能够通过电视看到战场的图像和战争的现实——存在着令人不安的挑战，难以区分真实和虚假的信息。无论是在冲突发生前，还是在冲突期间，仇恨言论，特别是通过社交网络发表的仇恨言论，都会助长敌对行动。显然，发表此类言论者会助长好战情绪，危害未来，破坏和平前景。

我们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调查冲突各方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此外，冲突一开始，若干调查小组就在乌克兰境内从事收集证据和记录据称的战争罪行的工作。伸张正义必须以透明、公正、独立的方式进行。对犯下此类可怕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必须最终受到追究。

安全理事会曾多次讨论流离失所平民——妇女和儿童——遭贩运、沦为性奴和非法劳工的风险增加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施加压力或强加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彻底调查据称犯下的罪行，包括强迫收养以及针对妇女、女童和男童的性暴力。

同时,还应考虑到遭受暴力、虐待或歧视的非洲国民的处境。非洲人民的苦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将影响非洲对在理解战争方面范式转变的诚意作出的判断。

处于战争状态并不意味着废除法治。冲突各方必须尊重战时保护平民的国际公约,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还有安理会相关决议。我们重申,制止暴力、犯罪和暴行之风的最佳办法是防止或制止所有战争的发生。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武装冲突的国家,我国从根本上反对战争。

许多迹象表明,乌克兰冲突陷入僵局,令我们感到担忧。我们仍然相信,国际社会有办法促使战争的主要行为体进行真正和有诚意的讨论,以实现停止敌对行动,让人看到和平共处的前景。我们必须紧急遏制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及更广泛的影响。我们若是再拖延下去,就有可能看到更多无辜者被枪杀,更多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更多家庭支离破碎,成千上万的儿童因战争而成为孤儿。

最后,我谨重申,我国支持在实地开展行动的人道主义行为体,并对乌克兰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我国呼吁停火,并在各地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以便以尽可能安全的方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戴兵先生(中国):6月18日是经联大决议确定的首个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发表仇恨言论,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往往导致政治紧张局势,甚至加剧武装冲突。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应当谴责和制止针对特定国家、族群、宗教等的歧视和暴力,全力弥合仇恨、分裂和不信任,倡导理性、包容、团结的和平文化。

乌克兰冲突持续近4个月,不断增加的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令人痛惜。国际人道法规定了战时状态下的暴力边界,冲突当事方均应严格遵守,最大限度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为人员撤离和人道准入提供便利。国际社会和人道机构应当继续向乌克兰民众加大人道援助,全力减轻暴力冲突造成的伤害。

有关违反国际人道法事件的情况和原因必须查清,任何指控都应以事实为依据,结论得出之前,各方

应避免无端指责。

输送更多致命性武器只会助长敌对情绪,加剧冲突烈度,引发更大范围的人道危机,让普通民众付出更多生命代价。

社交媒体绝不能成为散播仇恨、煽动暴力的无序空间。个别社交平台基于政治目的改变政策,允许针对一方的仇恨言论,这种做法十分危险。要加强对社交平台的政府监管,不能放任自流。

冲突长期化、扩大化将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和外溢效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从中受益。国际社会应当共同致力于降温灭火、维稳劝和,为当事方早日恢复谈判、实现停火止战创造条件。我们奉劝个别国家,不要为了自身地缘政治私利,继续火上浇油,更不要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对抗。

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致辞中所说:

“仇恨言论煽动暴力,破坏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威胁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

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言论同样会毒化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世界和平稳定。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乌克兰冲突,国际社会充斥着对抗情绪,联合国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安理会的权威和有效性遭到质疑。这样的政治氛围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妥善解决,还可能导致国际治理机制陷入失灵,将世界带向更大的分裂和动荡,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人类命运与共,安全不可分割。冷战思维、霸权逻辑、集团政治早已过时。我们必须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以结伴取代结盟,以共赢取代零和。安理会尤其要肩负责任,管控分歧,做劝和促谈、斡旋调解的积极力量。

奥庞-恩蒂里女士(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恩德里图女士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煽动

暴力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它必然会导致暴行罪。就乌克兰战争而言，重要的是，在冲突性质变得比我们目前所应对的冲突更可怕之前，我们要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我们也感谢民间社会通报者在安理会讨论中所作的发言。

在重申我们深为关切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以及不必要的生命损失、生计中断和财产破坏的同时，加纳同样对乌克兰部分战争中出现的尖刻言论和宣传感到震惊。没有哪个国家或领导人会声称没有意识到愤怒或仇恨时所说放纵话语的危险性。

纵观历史，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94年4月在卢旺达、1995年7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或在世界其他地方，如缅甸，我们经常目睹煽动一个群体反对另一个群体的蓄意行动的灾难性和悲剧性后果。事实上，这种行为产生于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虚假优越感，古往今来一直是我们人类共存的祸根。无论是在奴隶制、殖民主义还是种族隔离时代，这种虚假的感觉一直是邪恶之人用来操控其同类人对他人犯下暴行的主要驱动因素。

因此，安理会在履行其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职责时，必须对煽动和仇恨言论保持警惕，因为这种言论有煽动或加剧犯下暴行罪的趋势。我们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坚持我们对各地人民，尤其是眼下对乌克兰人民的“永远不再发生”的承诺。

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在布恰、伊尔平、马里乌波尔和其他若干城市被杀害，还有新出现的证据表明乌克兰存在乱葬坑以及系统性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基于性别的性暴力，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应促使我们采取严肃行动，以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针对正在犯下的暴行罪追究责任。

在这方面，加纳表示支持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以便收集证据，并建立一个基础，确保针对在战争幌子下在乌克兰犯下的任何暴行追究责任。追责制度是威慑的一个关键因素。对起诉几乎所有暴行罪的普遍管辖权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法律制裁，无论国际司法机构内部似乎存在什么局限性。

我们关切北顿涅茨克战斗的加剧，这构成人道主义威胁，因为更多的平民受到交叉火力的攻击，被迫离开家园或躲避在掩体内，获得食物、清洁水和基本必需品的机会有限。

我们重申，交战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要求行事，因为这涉及到对待平民的问题。我们敦促它们采取适当步骤保护平民、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和民用基础设施。我们继续呼吁建立和尊重人道主义走廊，以便逃离被围困城市的平民能够安全通过，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亟须达成和平解决，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才能实现。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全球社会和区域伙伴作出更大努力，支持双方恢复自3月以来陷入僵局的会谈。现在结束战争至关重要，这既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也是为了减轻这场冲突的更广泛影响，这场冲突已经给远离战区的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经济困难。

最后，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犯下的暴行开脱。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强烈敦促缓和意在煽动深刻怨恨气氛和挑动针对他人暴力行为的言辞和仇恨言论。加纳重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表示致力于与所有其他国家合作，寻求早日结束战争，并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与稳定。

拉古塔哈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分别所作的通报。

煽动暴力破坏和平、宽容与和谐。印度始终认为，基于民主和多元化原则的各社会创造一个让不同群体能够共同生活的环境。在宪法框架内合法行使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权利，这在加强民主、促进多元化以及打击不容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恐怖主义针对所有宗教和文化。我们必须共同打击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联合国有责任确保打击仇恨言论和歧视不仅限于选定的几个宗教和群体，而是包括所有受影响的人。

乌克兰冲突不仅影响了欧洲,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其破坏稳定的作用具有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印度继续对乌克兰不断恶化的局势深感关切,并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暴力和敌对行动。我们支持结束冲突的所有外交努力特别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会谈。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对乌克兰境内的暴行进行独立调查。

燃料价格持续上涨以及粮食和化肥短缺正在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粮食方面做到公平、让人们买得起和买得到的重要性。开放市场决不能成为延续不公平和助长歧视的理由。

印度致力于建设性地努力减轻冲突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我们一直在向承受乌克兰冲突后果的邻国提供财政援助和粮食。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当代全球秩序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提请各位发言者注意主席说明S/2017/507的第22段,其中鼓励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所有与会者按照安理会更有效利用公开会议的承诺,在五分钟之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基斯利茨亚先生 (乌克兰) (以英语发言): 同往常一样,我今天在对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时,也看到占据苏联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普京政权的代表。普京的大使再次利用这个席位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俄罗斯以外的任何人。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这个会议厅提请注意俄罗斯广泛使用的攻击性拟态手法,即掠夺者通过将自己呈现为受害者来获得优势。

这种态势等于是责怪受害者,相当于强奸犯责怪受害者刺激他们犯罪。

普京的使者效仿其上司拉夫罗夫部长的做法,后者采用同样的策略,声称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说俄罗斯宣布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它“绝对没有其它办

法向西方说明把乌克兰拖入北约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分明就是一句供词,现在已被记录在案。强词夺理是犯罪分子狡辩时惯用的伎俩。正如普京的使者一旦坐上另一个席位——未来法庭为俄罗斯战犯设置的席位——就会明白的那样,这种伎俩完全不管用。

我今天的发言不会很短,因为这一问题极为复杂。提请我们注意的信息再次证明,要结束这场战争,别无选择,只有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就像在纽伦堡追究纳粹分子的责任一样。纽伦堡审判的材料包含对纳粹主义的起源及其致命性质的彻底审查。我相信,未来的审判将为我们提供同样全面的答案,说明俄罗斯是如何变成一个侵略成性和惨无人道政权的。

但是,现在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事件,包括与煽动暴力有关的事件。俄罗斯领导层和军队将领对杀戮和破坏的痴迷并非凭空出现。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客和媒体不断发表好战言论和仇恨言论,其中充斥着帝国情绪。

套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话说,俄罗斯的新闻界是自由的,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新闻界都更加自由,只要它支持俄罗斯政权。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目标可能会不时地改变,但其攻击重点始终是民主国家和几乎每一个邻国。墨索里尼如此,普京也是如此。这两位独裁者都希望其意识形态最终将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而渗透到美洲。

不幸的是,世人忽视了这一危险趋势,而这只会鼓动俄罗斯巩固其嚣张宣传。此外,克里姆林宫30年来看到如此多的证据,证明世人对俄罗斯的违法行为事实上漠不关心,随后俄罗斯也没有因为这些违法行为而受到惩罚。因此,俄罗斯发动全面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

正是1991年12月在这个会议厅发生的一个事件触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悲剧事件。在平安夜之前最后一天举行的会议(见S/PV.3024)由安理会主席苏联大使沃龙佐夫宣布休会。看看,随后的会议(见S/PV.3025)由这同一个人,但是作为另一个国家——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宣布开会。

俄罗斯联邦这个国家当时不是《联合国宪章》缔约国，不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名单上。安理会没有进行表决。大会也没有进行表决。没有任何机构作出正式决定——而这并非因为圣诞节放假。叶利钦总统只是把其决定通报联合国，有人出于行政目的接受了这一决定。没有进行公开辩论或表决。

1994年12月，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格罗兹尼市被夷为平地——就像今天乌克兰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一样。当时艾哈迈德·卡德罗夫领导的暴徒参与了此事。据时任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亚历山大·列别德称，车臣平民伤亡人数高达数万——8万至10万。而针对俄罗斯在车臣的残暴野蛮行径，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在保全面子的短暂停之后，被设计为人权堡垒乃至圣殿的欧洲委员会邀请俄罗斯加入，而俄罗斯随后也加入了。

1991年，俄罗斯根据其总统令，擅自占据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五年后，另一个理事会——欧洲委员会——邀请手上沾满鲜血的俄罗斯政权加入其俱乐部。而这还不是全部——大家应做好看到更多此类事件的准备。好像是为了羞辱《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洲委员会各国部长在2019年于芬兰首都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恢复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会议的投票权。这是在煽动暴力——不是吗？时钟滴答，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日益迫近，而绥靖政策仍然是脚本。

二十多年前，即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峰会上，俄国曾作出从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撤军的承诺。一如既往，俄罗斯的承诺终究只是一句空话。在那次峰会过去23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军队仍然部署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2008年，俄罗斯侵略格鲁吉亚，世界也未能作出适当反应。这一次不是因为圣诞节放假——欧洲只是在8月份放暑假而已。到官员们、包括欧安组织的官员们回来上班之时，对许多人来说，这已成为新的现实。他们照常工作。

六年后吞并克里米亚未遂事件和顿巴斯冲突是俄罗斯旨在破坏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战略合

乎逻辑的发展。这些事件也未能成为世界与俄罗斯关系的转折点，正如俄罗斯在叙利亚犯下的战争罪行未能成为这种转折点一样。相反，沉湎于一切照旧幻想之中的世人仍然相信推动俄罗斯回到正常轨道的最高效方式是心安理得。当拉夫罗夫部长在日内瓦听到“重置按钮”这一词语中的“重置”一词被错误地翻译为“过载”后确实当着其西方同事的面哈哈大笑时，世人的反应即是如此。不到一年后，俄罗斯就入侵格鲁吉亚了。在天然气问题上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和解上瘾已成为传奇，“北溪2号”管道在这部传奇中值得单辟一章。

这些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走到目前这一步，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其犯罪行为毫无界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包括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得出的结论。斯奈德教授最近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的标准，今日俄罗斯符合这些标准。

今日俄罗斯有一种围绕一位领导人的崇拜。它有一种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组织起来的对死人的崇拜。它还有一种关于过去帝国伟大黄金时代的神话，必须通过一场治愈性的暴力战争——对乌克兰的残暴战争——来予以恢复。法西斯美学的踪迹很容易在推广“Z”符号、组织群众集会、加强战争宣传以及煽动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仇恨的行为中找到。

从被占领土窃取乌克兰的资源并试图吞并这些领土的做法表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思维是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的指导原则。我们不应该被俄罗斯的反法西斯和反纳粹言论欺骗。这只是进一步扩大的攻击性模仿行为的另一种表现，俄罗斯将乌克兰人贴上新纳粹的标签，抹杀他们的人性，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士兵的合法目标。

与此同时，普京想要更多领土，将自己比作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沙皇彼得。普京在谈到新独立的国家时表示，“收复也是我们的命运”，声称这些“基本价值观”“构成（俄罗斯）存在的基础”。

我的问题是，一个宣称三百年前的帝国野心是其

基本价值观的政权何时才会停手？普京自比俄罗斯沙皇，这不仅仅让人质疑他的精神状态。这名独裁者公开表示，他决心像十八世纪的统治者那样行事。我们则引用《联合国宪章》对他谆谆劝诫。开玩笑吧？

在乌克兰为其生存权而浴血奋战的时候，不容我们在绥靖和问责之间首鼠两端。选择绥靖只会让我们面临最黑暗的时代。俄罗斯将不惜一切代价入侵乌克兰，并利用任何停顿的机会，将新占据的领土作为据点，并聚集更多的炮灰来重新攻打乌克兰。

我认为荒谬的是，一些政客促请乌克兰考虑向莫斯科让步的呼吁，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先生半个世纪前曾对他的总统说过，“如果他们把犹太人送进苏联的毒气室，这不关美国的事”。如今，秉持同一思想的一些专家认为，数以万计被莫斯科独裁者杀害的乌克兰人不值得关心。这难道就是外交的艺术？还是煽动的艺术？基辛格先生的家人在希特勒即将入侵的时候逃离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很可能也逃离了欧洲的毒气室，现在他却鼓动我们被“普特勒”勒死，而且居然有人建议我们听他的话？

因此，毫不意外的是，今天伦敦《卫报》在对这位记忆力惊人的大骗子的又一部畅销书的书评的末尾提醒道，对他的批评者来说，他永远是那个曾经告诉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对皮诺切特试图要做的事情抱有同情的人。而就在一周前，普京声称前苏联就是历史上的俄罗斯。下一步是什么？普京的特使会不会要求在会议厅里再次变更名牌——这次从“俄罗斯联邦”换成“苏联”？毕竟，这将完全符合《宪章》的现状——因为苏联仍然名列其中。不是吗？

掠食者攻击弱小或看起来弱小的对象，在实施这种攻击后，它们可能会对人血产生兴趣，成为连环杀手。俄罗斯已经转变为一个侵略性的法西斯政权，这已表现在它无法克制自己对眼中弱小的猎物发动攻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制止这种行为——越快越好。

目前处于前线的乌克兰拥有领导人的必要意愿、军队和人民的坚定和勇敢以及空前的国际团结。如果

我们让普京或克里姆林宫宝座上的继任者沾满乌克兰人鲜血的断掌重新生长，下一场战争将近在眼前——文明世界将为此付出三倍于今天的代价。让我们现在就消灭俄罗斯法西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代表发言。

帕乌劳乌斯卡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我国立陶宛——作本次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这次及时的会议。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就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提供的信息。

我们支持联合国作出一切努力，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应对民众面临暴行或犯罪风险的局势。各国负责任处理和打击煽动暴力行为，并减轻暴行罪的风险。

遗憾的是，如今我们正目睹俄罗斯在共同侵略者白俄罗斯的支持下，对民主国家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发动无端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多年来，乌克兰一直是那些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假消息的重要打击目标之一，这是试图为俄罗斯的入侵寻找理由。

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是在俄罗斯最高官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克里姆林宫拥有并控制的媒体使用激进、有害的措辞来描述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导致俄罗斯军队犯下暴行、俄罗斯社会也容忍这些暴行。

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官方媒体评论员一再否认存在独特的乌克兰人身份。一系列虚假说法被用来暗示那些自称乌克兰人的群体威胁到俄罗斯统一，或者是纳粹分子，因此应该受罚，甚至应被消灭。

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官员一直在使用所谓的“镜像策略”，指控受害者犯下他们自己正在犯下的罪行。有一些虚假说法称乌克兰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控制地区实施了灭绝种族或杀害平民，并以此作为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一再声称去纳粹化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俄罗斯当局不仅否认其部队犯下的暴行，还褒奖涉嫌在乌克兰大规模屠杀的士兵，纵容士兵们犯下——也让俄罗斯社会容忍——更多暴行，包括大规模处决；杀害平民；炮击住宅区、医院和幼儿园；使用违禁武器；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性暴力；使用强奸和酷刑作为战争武器；将包括乌克兰儿童在内的平民强行驱逐到俄罗斯。

所有这些暴行都展现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明显迹象。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些罪行，并敦促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乌克兰全境撤出其所有军队和军事装备。

俄罗斯的嗜战言论暴露了它真正的帝国主义意图。如果国际社会不明确有力地作出回应，加以阻止，对乌克兰的侵略将只是一个开端。克里姆林宫公开谈论土地掠夺，并威胁要收复邻国的领土。俄罗斯当局通过控制媒体以及围绕战争实施极端审查，引导、放大他们的宣传口径，直接煽动公众。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宗教和国有媒体人物被用来进行宣传和煽动暴力。

俄罗斯宣传的受众是双重的：俄罗斯社会和全球受众。向俄罗斯社会传递的信息试图加剧对其他国家的仇恨，引发暴力和侵略并为之辩护。由于对民间社会的严厉镇压和打击，俄罗斯和俄罗斯社会的独立媒体、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陷入了俄罗斯宣传的深渊。

俄罗斯的信息操纵和干扰也具有全球性影响。俄罗斯的侵略导致世界粮食越来越不安全。讽刺的是，在开展这些行动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场全球虚假宣传运动，旨在转移人们对俄罗斯破坏粮食市场稳定和破坏全球对乌克兰支持的责任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澄清事实：正在导致粮食短缺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俄罗斯对乌克兰耕地和粮仓的炮击，而不是西方的制裁。

请允许我重申，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波罗的海国家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有力支持，包括人道主义支持和其他物资支持，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那些在乌克兰煽动和犯下暴行的人必须而且将会被追究责任。我们将继续参与追责机制，处理在乌克兰发生的大规模暴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姆利纳日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艾里斯·瓦伊里穆·恩德里图女士以及民间社会代表所作的宝贵通报。

这确实是我们重新聚焦暴行罪问题的好机会。

《暴行罪分析框架》明确提到煽动暴力、歧视、不容忍和仇恨是暴行罪的一个共同风险因素，也是与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相关的一个具体风险因素。可悲的是，看看2014年以来，特别是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局势，所有这些风险都大量出现在普京政权的言论中。更可悲的是，俄罗斯国家策划的煽动导致在乌克兰犯下了无数可怖罪行，我们看到乌克兰各地出现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乱葬坑和其他暴行。

此外，褒奖对在布恰和其他乌克兰村庄犯下的国际罪行可能负有直接责任的士兵不仅是对无辜受害者的嘲弄，也是俄罗斯对有罪不罚之风令人震惊的认可。

斯洛伐克一直严重关切的是，俄罗斯进行战争宣传，以“去纳粹化”和据称乌克兰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地区对平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灭绝为虚假借口，为其对乌克兰进行的不正当和无端侵略辩护。

这些虚假借口与我们过去看到的模式非常相似，其中也包括“镜像策略”中的所谓的指控，以及将目标群体构陷为生存性威胁，目的是为暴行辩护，并将战争描绘为自卫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在乌克兰看到的是类似的言论，以及非常可悲的是，普京政权的类似行为，这种行为因其始终否认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和独立国家而加剧。

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俄罗斯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承担的义务，如果灭绝种族意图得

到证实的话,还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三条。不用说,根据习惯国际法,煽动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同样应受到惩罚。

有鉴于俄罗斯提出据称乌克兰犯下灭绝种族罪行,以此作为其入侵的虚假借口,斯洛伐克回顾国际法院3月16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并强烈敦促俄罗斯遵守裁决中下令采取的临时措施。

自2月24日以来,我刚才描述的煽动暴力行为已经演变成几乎每天都在乌克兰发生的暴行。必须惩处这些罪行。斯洛伐克作为邻国,接收了数十万乌克兰难民,其中包括暴行的可能证人和受害者,因此积极地本着最佳精神,在国家、双边和区域各级以及国际一级,为适当调查和起诉在乌克兰犯下罪行的人的努力作贡献。

仅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斯洛伐克当局对据称在乌

克兰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展开了全国调查。我们派出专家协助乌克兰的调查工作。我们加入了在欧洲联盟刑事司法合作署支持下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将乌克兰局势提交到了国际刑事法院。

斯洛伐克还支持旨在查明事实和调查乌克兰境内国际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其他举措,支持妥善协调所有这些举措。我们始终坚定反对在乌克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此类罪行不受惩罚的风气,无论犯下这些罪行的是谁,我们在这方面将继续坚定不移。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请允许我再次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从乌克兰全境无条件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

中午12时45分散会。